



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19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8733
01

天律徐世昌
傳聞古稱無重其尚言古文疏證蓋梅氏所上古文至宋
始有疑義自朱子以來於其依託之處多有辯論而宋
盛說猶邱與趙下諸家相繼成書蓋彼其體凡所快讀
得讀證皆不易之論也然自偽古文之說行後來風氣
輒趨趨極其僥倖有專主今文而棄以他經古文為偽者
學者之辨何所底止豈非古人所及料哉遂潛邱學案

附錄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19

清儒學案卷三十九

天津徐世昌

潛邱學案

潛邱於諸經注疏背誦如流於史綜覈貫穿尤精地理撰錄繁富獨自重其尙書古文疏證蓋梅氏所上古文至宋始有疑義自朱子以來於其依託之處遞有辯論而未暢厥說潛邱與惠丁諸家相繼成書盡發其覆凡所抉摘能得塙證皆不易之論也然自僞古文之說行後來風氣動輒疑經極其流失有專主今文而槩以他經古文爲僞者學術之偏何所底止此豈昔人所及料哉述潛邱學案

閻先生若璩

閻若璩字百詩太原人世業鹽莢寓淮安父修齡以詩名家母

丁亦工詩先生幼受書卽好深思質甚魯百遍始略上口又善病母每禁其誦讀遂闇記不復出聲如是者十年一日自覺豁然再觀舊所習本了無疑滯以爲積苦精力之應也年十五以商籍補山陽縣學生精究經史深造自得海內名流過淮必主其家年二十讀尙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疏證八卷引經据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大明毛西河古文尙書冤詞終不能以強辭奪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

子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

清儒學案卷三十一
於尙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其詮
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
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
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
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
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
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
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
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
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
焚之事旣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
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

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
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已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
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
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
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
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
皋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
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僞
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
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
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
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

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先生又以朱子以來已疑孔傳之依託遞有論辨復爲朱子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如指掌撰四書釋地一卷續編兼及人名物類訓詁典制又解釋經義諸條共爲五卷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又著孔廟從祀末議十一事一曰孔廟祀典宜復八佾十二籩豆於太學二曰十哲之外宜進有若公西華於廟庭廣爲十二哲三曰秦冉顏何宜從祀縣亶宜補入四曰公明儀宜從祀樂正克宜進入兩廡五曰曾申申詳均宜從祀六曰河閒獻王劉德宜入從祀七曰諸葛孔明宜入從祀八曰范仲淹宜入從祀九

曰蔡元定宜進於兩廡十曰黃幹請援蔡沈之例以進十一曰兩廡先賢先儒位次多凌蠟宜請釐正其後康熙五十四年增祀范仲淹於西廡雍正二年復祀秦冉於東廡顏何於西廡增祀諸葛亮於東廡縣亶樂正克黃幹於西廡乾隆三年以有子升配東序先生私議已上見於列朝施行矣又著潛邱劄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手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駁正箋說推廣之又有日知錄補正喪服翼注宋劉攽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博湖掌錄諸書詩有眷西堂許劍亭秋山紅樹閣窈窕居諸集

參史傳 杭世駿撰傳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尙書古文疏證

梅氏所上之孔傳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世無劉向劉歆賈逵

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真孔壁復出哉

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典校祕書得古文十六篇傳聞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實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僞造不知張霸所僞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儒林傳云文義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曾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僞書哉大氏孔穎達纂經翼傳不爲無功而第曲徇一說莫敢他從如毛傳戴記則唯鄭義之是從至于尙書則又黜鄭而從孔是皆唐人粹章句爲義疏欲

定爲一是者之弊也

張霸書見于王充論衡所引者尙有數語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此何等語而可令馬鄭諸儒見耶張霸之書甫出卽敗王充淺識亦知其未可信而馬鄭諸儒識顧出王充下耶然則汨作九共二十四篇必得之於孔壁而非采左傳案書敘者之所能作也

唐貞觀中詔諸臣撰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攷猥以晚晉梅氏之書爲正凡漢儒專門講授的有原委之學皆斥之曰妄少不合於梅氏之書者卽以爲是不見古文夫史傳之所載如此先儒之所述如此猶以爲是不見古文將兩漢諸儒書鑿空瞽說而直至梅氏始了了耶烏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世之君子由予言而求之平其心易其氣而不以唐人義疏之說爲可

安則古學之復也其庶幾乎

愚嘗謂偽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不能張空拳冒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張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于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牴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所措手耶此其避難趣易雖自出于矛盾而有所不恤也

案近代鄭曉亦疑古文泰誓謂偽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諸書所引者以竄入之以圖取信于人乎其見與余合從來後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此乃前人引後非後人引前

惠氏棟曰閻氏云偽大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是指謂西漢之大誓

也案西漢之大誓博士習之孔壁所出與之符同是孔子所定之舊文也自東晉別有偽大誓三篇唐宋以來諸人反以西漢之大誓爲偽閻氏既知東晉之大誓是僞作何并疑西漢之大誓亦僞耶此其謬也

凡晚出之古文所謂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

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逸書者三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三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蓋三百篇見存故詩之逸者少古書放闕既多而書之逸自倍于前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韋杜二氏所謂逸書者皆歷歷具在其終爲逸書僅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一則而已夫書未經孔子所刪不知凡幾及刪成百篇未爲伏生所傳誦尙六十九篇其逸多至如此豈左氏於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所引不出于此耶此必不

然之事也

安國古文之學一傳于都尉朝朝傳膠東庸生生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暉暉傳桑欽暉又傳賈徽徽傳子達達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原于安國明矣東晉元帝時汝南梅賾奏上古文尙書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不合賾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从柳得之而載於帝王世紀愚嘗以梅氏晚出之書自東晉迄今一千三百餘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競相讚述況得孔書載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賾雖奏上得立於學官

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朱子分經與序爲二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于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趣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之尙書敘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矣蓋可歎也夫

惠氏棟曰吳文

正謂舜典汨作九共等篇爲張霸僞作不知此乃孔穎達之妄說也

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

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之尙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于堯本紀不于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从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爲謬也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

孔壁逸禮三十九篇鄭康成注三禮曾引用之愚謂禮與尙書同一古文同爲鄭氏學同見引于經注中而在禮者雖篇目僅存單辭斷語奕代猶知寶之欲輯爲經而在尙書者雖卷篇次第確有原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載孚在亳征是三股厥

篚玄黃昭我周王皆以爲是僞書蓋以禮未爲諸儒所亂而書則爲晚出之孔傳所詘厭也豈不重爲此經之不幸哉

古文傳自孔氏後唯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之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朱子於古文嘗竊疑之至安國傳則直斥其僞不知經與傳固同出一手也

許慎說文解字序云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慎子冲上書安帝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賈逵受古學者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說文解字所引書正東漢時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

按尙書古文疏證一百二十八目間有缺佚其攷辨地理者與潛邱劄記多重蓋體例未定之稊故阮文達不收於

經解中惠松崖爲古文尙書考嘗采其說有刪節無改竄可謂此書之提要因據以著錄焉

潛邱劄記

近代儒者有言雖使游夏復生不能盡學庸語孟之蘊奧諒哉斯言況他人哉雖然猶幸有朱子註在焉愚童而習之長而遵之莫敢異說但中不無未逮不無錯誤處朱子尙存安知不更補焉正焉以告無憾於聖賢如改誠意章已事哉愚年滿四十甫敢出臆見集眾聞用纂一帙以示兒輩或謂愚輕議先儒愚曰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而使聖賢之旨不明於天下後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而已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

以昭公乘馬而歸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爲几已有騎之漸周素犧壘考犧之字至漢鄭玄釋犧爲莎又或作獻戲其字不同其爲義一也後世用莎之語遂飾以鳳皇婆娑之狀曾不知止以犧爲飾耳因其字畫形聲舛譌故器亦失其制度考是器耳鼻皆以犧爲飾狀若牛首大槩與周犧首壘相類但兩耳連分野之說古人每詳言之周禮保章之職旣難考論而見於左氏內外傳者猶可類推也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故伶州鳩曰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也則鶉火爲周分矣晉文卽位歲受實沈故董因曰晉人是居則實沈爲晉分矣襄二十八年歲淫玄枵禍衝於鳥尾周楚惡之則鶉尾爲楚分矣昭十七年星見大辰梓慎知宋鄭之災曰宋大辰之虛也則大火爲宋分矣獨其說有可疑者星紀北而吳越南井鬼南而秦居西虛危在北齊表

東海降婁屬西魯宅曲阜或以受封之始歲星所在爲說然有絕而復續者封日既異前星又豈可據乎夫春秋戰國地域變遷三晉未分晉當何區秦拔西河魏當何屬周末東遷何故已直鶉火陳滅於楚何自而入韓分且中國幾何蠻夷戎狄豈日星所不臨哉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越得歲而吳受其凶皆以所在言之也然豈實衛晉何以吉吳越同野吳何以凶衛既水屬何故與宋鄭同火裨竈先知之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祀是又齊薛之分矣此皆不可曉者前哲要自有見也

春秋隱公九年冬公會齊侯於防杜注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十年六月辛巳取防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宋邑鄭取以歸於我莊公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注防魯地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注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縣

僖公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注鄆國今琅邪鄆縣

春秋日食合者十八莊二十六年僖五年文十五年宣十年成十六年襄十四年襄二十年襄二十一年九月襄二十三年襄二十四年七月昭七年昭二十一年昭二十二年昭二十四年昭三十一年定五年定十五年哀十四年是也

或問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自此以往季氏將世世執魯國之柄乎余曰未也僖十六年季友卒而臧文仲執政文十年臧孫辰卒而東門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而季文子執政故成之世文子曰相二君襄之世文子曰相三君文子始見文六年是文子初立猶未相也況前此乎

愚案鄭樵有言氏不同而姓同不可爲婚姻若僅氏同如孔子

之孔出於子孔文子之孔出於姑鄭有二孔氏出於姬此三孔固可相爲婚何者姓不同故說是已余謂亦有姓同如黃帝之子十二姓有己姓傳至春秋爲莒子爲邾子祝融之後八姓亦有己姓傳至商末爲有蘇氏周初爲蘇忿生此二己何妨爲婚姻何者以各有其所得之姓不同德故此亦從來論氏族者所未及也

案孔穎達堯典疏曰百官謂之百姓者左傳隱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此卽後代宗法之所由起乎嘗思齊孝公名昭而其後有昭公宋平公名成而其先有成公爲二國之臣子者稱昭公成公之諡則觸孝公平公之名諱孝公平公之名則廢昭公成公之諡此將若之何曰鄭康成之論

諱禮曰於下則諱上不聞於上則諱下也猶之於後則諱前不聞於前則諱後也此自諡昭公與名平公者之失考耳於二公何與哉然則禮旣失於前矣而爲二國之臣子者終將若之何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諱之故諡之諡者所以易名之典也烏得而廢諸但爲齊之臣子於昭公則稱昭而餘則否爲宋之臣子於成公則稱成而餘則否此固諱之變體也吾於是而知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爲其易及而難避也今獨不可增一例曰名子者不以諡乎以諡則將廢此諡矣明臣如陳文王文皆例應諡文以名文遂不得諡文此亦可見矣

或問傳記九月壬戌戰韓原經書十一月壬戌戰於韓杜氏以九月壬戌爲月之十三日十一月壬戌爲月之十四日事在前

而書於後者從赴也經之從赴而書者眾矣何獨此而疑其爲夏正邪余曰蓋從前後之文而決其爲夏正也當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日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案禮季秋之月草木黃落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則所謂落實取材正夏之季秋之事豈孟秋乎已而果九月獲晉侯於韓則占者之言驗矣晉獻公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曰不吉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夫曰六年逋明年死則是逃歸之明年而死乃罔以二十二年秋逃歸二十四年二月始殺於高粱則其言似不驗不知晉用夏正罔歸於二十二年秋者實歸於晉惠十三年之夏也懷殺於二十四年二月者實殺於晉惠十四年之十二月也其事之相去正隔一歲則古者之言又合矣此俱傳文用夏正之明驗也大抵春

秋之經爲聖人所筆削純用周正傳則旁采諸國之史而爲之故其間有雜以夏正而不能盡革者讀者猶可以其意得之也或曰子以傳之九月爲卽經之十一月爲卽經之明年正月可知矣其甲子可得而合乎余曰何不合之有自九月十四日壬戌數至明年正月朔爲戊申隕石於宋五此卽晉侯歸之月也自戊申朔數至正月晦爲丁丑六鷁退飛過宋都此卽殺慶鄭而後入之日也或曰晉侯之歸旣應在明春而經不見其事何與余曰經從告告則書晉侯之歸不告亦猶晉重耳之入不告經固不得而書也或曰經旣不書而傳記之亦應列其事於明春而傳繫之於去年之末者何與余曰此傳之例也傳固有或先經以始事者或後經以終義者如此傳本記韓原之戰而必追敘晉侯之入是先經以始事也此傳本記晉侯之獲並敘及

晉侯之歸是後經以終義也只此一傳而春秋之例亦可類推矣

案傅山先生少耽左傳著左錦一書祕不示人余初訪之松莊年將六十矣問余古人命名應有義但如文六年續鞠居乃狐射姑之族鞠居二字何義余曰案成二年齊師乃止次於鞠居杜氏止注鞠居衛地惟劉昭引陳留志於兗州封邱縣下注云有鞠亭古鞠居則知此蓋以地命名者因難何以晉人遠取衛地而名其子耶余曰則有風俗通義在俗說縣令問主簿靈屋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案胡朏明注韓文問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事何出余檢孔融傳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以對又鄉先生見儀禮鄭注鄉先生鄉

大夫致仕者

大清一統志大清河在厯城縣北自齊河縣流入又東北入濟陽縣界其上流卽古濟水也小清河在厯城縣北卽古灤水也臣案自漢至隋唐惟有濟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後始有大小清河之分于欽齊乘以大清爲古濟水而以小清爲劉豫所導後人皆沿其說其實非也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厯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厯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厯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唐宋時河行漯川其後大清兼行河漯二川其小清所行則斷爲濟水故道也

岐山在岐山縣東北十里一名天柱山其峯高峻狀若柱然六典關內道名山曰岐山俗名鳳皇堆山之南周原在焉卽太王所居詩周原膺膺是也志云原東西橫亘肥美寬平在今縣東北四十里

析支在河州西南徼外禹貢雍州有崑崙析支應劭曰析支在河關西南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後漢西羌傳自河關之西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縣地千里皆羌地賜支卽禹貢析支也水經注引司馬彪曰自賜支以西濱於河首羌居其右河水東流屈而東北經賜支之地是爲河曲

案地理之說襲謬踵譌固不勝數而一欲鑿空出新反不如舊說之安者顧寧人論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是也寧人曰幽在今桑乾河以北至山後諸州并在今石嶺關以北至豐

勝二州營在今遼東大寧並有塞外之地舜蓋至此始有先儒謂以冀青地廣而分者殆非余時同客太原面質正曰此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名鄔城洎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石嶺關以南乎且亦知先儒之苦心釋經處乎知分冀東恆山之地爲并州則以周并州鎮曰恆山故知分冀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則以周幽州鎮曰醫無閭故又知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則以爾雅釋地齊曰營州故也不然微周禮爾雅二書欲於禹九州外枚舉舜三州之名且不可得況疆理所至哉舜本紀稱其地北發息慎息慎卽肅慎爲今寧古塔去京師三千二百四十二里宋許亢宗奉使行程錄自雄州起直至金所都會寧府二千七百五十里除卻燕山府以南二百四十里止二千五百一十里與此不合然亢宗言直至又言彼中行程無里墩但以行轍一日輒

記爲里數故
與今不同
下訖三代武王通之來貢楛矢成王伐之遂來賀
況在有虞盛世其爲營州之地無疑尙得謂非以境界太遠始
別置之哉

又案鄭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晉地理志並同此足
補注疏之闕冀之分而并也幽也旣以地廣而帝都所寓民物
號稱阜繁亦以人眾說者又謂外厚藩屏而內尊王畿尤其深
遠之意青之分而營也則不獨以地廣實以吏民有涉海之險
故別置爲州可以從陸

案通典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甚善獨謂自嶺而南當
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謂之南越於是特立南越一目以與上
九州別併譏晉書隋書皆謂交廣二州之地爲禹貢揚州之域
非是余請得而折之曰南越尉佗傳秦以并天下略定揚越張

晏曰揚州之南越也顏師古注漢書本揚州之分故曰揚粵置
桂林南海象郡此三郡盡有今廣東廣西交趾之境漢武帝平
爲七郡名交州三國吳分交州置廣州晉滅吳因之下逮隋二
史並以交州廣州爲禹揚州新唐史亦然豈無所根據者哉至
謂九州封域皆以鄰接相屬五嶺之南果禹迹則屬荆不應捨
荆而別屬揚斯又不然塞上嶺又名大庾嶺者在南安府城西
南無論今入粵正道漢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卽此豈是鑿
空余嘗謂東漸於海西被于流沙東西皆有地名而朔南暨南
北卻無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慎南撫交趾二地補注之正太史
公所謂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是也息慎卽爲營
州如其遠則揚州之有交趾亦復何疑且不獨舜撫顓頊已
南至於交趾矣或曰子於上世幅員若是其侈言之何與余曰

後代儒生止緣見秦漢之君務勤遠略開地斥境快其心志以爲聖人必不爾不知聖人乃自然德化所感人盡來王非有心者觀顓頊本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譽本紀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豈後世德不及遠乃紀於近者所可髣髴其萬一與

又案皇華紀聞曰韶州府城東北八十里有韶石相傳帝舜南巡奏樂此山因有雙闕毬門鳳閣等名今遂稱韶州爲虞城究其始不見於傳記余謂特不見水經注耳吾友胡觚明旣主通典兼持此說作禹貢錐指因謂嶺南虞舜聲跡所不及余曾面質正曰韶州之更名也始自唐貞觀元年計其時圖經應有舜嘗奏樂於此之說不然昌黎酬張韶州端公詩云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豈鑿空附會者子所據僧一行山河之

象存乎兩戒云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南戒爲越門東甌今温州及台閩中今福建明不及嶺之南余謂下文一行不云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乎又云逾嶺徼而南爲東甌東似當作西謂駱越別種者又云南逾嶺徼爲越分故歷斥漢之郡若鬱林合浦蒼梧南海珠崖唐之州若富昭象龔繡容白廉等所包甚廣不得執一說以相難也復據昌黎送廖道士序中州清淑之氣於嶺焉窮最高而橫紀南北者嶺此卽酈注引古語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意也余謂昌黎在潮州不又云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乎猶且不謂之遠蔡澤傳吳起爲楚南收揚越吳起傳作百越貨殖傳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下卽云番禺一都會皆足證不史遷昌黎是信而徒據杜君卿何也且堯典云宅南交證以舜

本紀南撫交趾顓頊本紀南至於交趾則交爲交趾洵有如小司馬所注者不復疑予讀堯典如是之闊而讀禹貢乃頓爾隘耶拙明不覺歎曰吾書刊矣不及追改奈何

又案楚在春秋地雖廣不瀕於海屈完曰寡人處南海解者曰對上北海之文以所近者言也而子囊謂其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南海今廣州府治爲當日百越地雖未屬楚要爲楚兵力之所及鄭伯謂莊王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此句俱有兩層義人多未析如楚文王滅羅徙羅子於長沙故長沙有汨羅鄭若滅得徙於楚之南徼爲江南此一義也實海濱楚世家作賓之南海古以與字通用言不得徙楚境內卽填實於百越之地爲海濱之民此又一義也亦見楚號令及於南海逮後始皇二十五年王翦悉定荊江南

地因南征百越之君猶前志也夫

又案通典謂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以知嶺南地非九州之境說尤不然今嶺南多金銀非揚所貢之金乎多孔翠犀象非揚所貢之齒革及羽乎多蕉多木繇非所貢之卉服織貝乎君卿曾官節度於嶺南寧不見之耶至職方川浸原不及海而宣王時江漢之詩詠召穆公虎之成功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豈得舍今祠祀之南海而他有所屬哉案堯典宅西曰昧谷康成古文作柳谷虞翻所見鄭氏本是卯字曰古大篆卯柳同字此柳谷也王伯厚謂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卽其地余案隋地理志於張掖縣注云有大柳谷張掖爲今甘州衛

案通鑑地理通釋曰碣石凡有三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

清儒學案卷三十九
親往師之此碣石特宮名耳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
非山也秦築長城所起自碣石此碣石在高麗界中當名爲左
碣石其在平州南三十餘里者卽古大河入海處爲禹貢之碣
石亦曰右碣石其說可謂精矣或獻疑曰後漢書常山國九門
縣劉昭補注曰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史記蘇秦列傳索隱
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不又一碣石乎王氏說尙有
未盡余曰九門縣自西漢五代猶沿宋開寶六年始省入藁城
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求
一部婁瑰阜以當所謂碣石之山亦不可得故康成云今驗九
門無此山也康成戒子書吾嘗游學往來幽并兗豫之域蓋亦
以目驗知之王伯厚生長晚宋足不曾至中原卽以信康成者
削國策不數古人譏著屹如堅壘豈易攻與

案黃子鴻篤信水經注者憶初語碧山堂問曰後漢志溫縣濟
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是河南無濟今且千六百七十餘年
矣何酈道元言之詳且析也子鴻曰新莽時雖枯後復見酈氏
所謂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是也祇緣
杜君卿不信水經專憑司馬彪志竊以彪不過紀一時之災變
耳非謂永不截河南過也君卿云云遂眞覺河南無濟疑誤到
今今尙有宗主其說者余曰枯而復通旣聞命矣敢問除酈注
外抑別有徵乎子鴻曰未聞余退而考杜預釋例云濟水自滎
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
至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山海經注云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
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
海張湛列子注云濟水出王屋山爲沅水東經溫爲濟水下入

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粹此三說以覆子鴻曰酈注經余更注酈吾與子同爲善長之忠臣何如子鴻喜獲所未聞復難余今不見河南有濟畢竟復枯於何代余曰諾復考得後漢書王景傳濟渠下章懷太子賢注云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卽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不知中有復通之事合以許敬宗對高宗濟潛流屢絕是自唐以前濟已復枯直至今矣

或問北嶽祀典畢竟該在貴省渾源州抑仍曲陽耶余曰曲陽是也舜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傳曰北岳恆山禹貢太行恆山疏曰恆山在上曲陽西北爾雅兼殷制釋山曰河北恆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山鎮曰恆山註曰恆山在上曲陽是

虞夏殷周異代同揆則舜當日蚤覲北諸侯于今曲陽大茂山之下非山經所稱今渾源之北嶽水經所稱之玄嶽厯厯可知豈容議之議者以定鼎於燕曲陽在南渾源少北改而祠之於方位宜余謂則有孔穎達毛詩崧高之疏在曰若必據己所都以定方位則五嶽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己所在改岳祀乎余嘗愛王導云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此名相之言也孔穎達云天子不據己所都以定方岳此名儒之言也金世宗大定間或言今旣都燕當別議五岳名不得仍前代太常卿范拱輒援崧高疏數語以對後不復改明以來之人獨未讀金史乎因思崧高維嶽非當時以太室山爲嶽乃詩人借嶽來贊美之曰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之山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維是至天之大嶽降

其神靈和氣以生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爾雅撰於三百篇後緣此遂實指嵩高爲中嶽太史公又出於爾雅後并補註堯典曰中岳嵩高也是殆忘卻禹貢之太岳矣將堯有二中岳耶漢武登禮太室易曰密高中嶽名益顯皆爲爾雅所誤者或曰然則周竟無中嶽乎余曰周仍以唐虞時霍山爲中嶽矣觀職方河內曰冀州山鎮曰霍山可知蓋自有宇宙便有此山黃帝正名百物蚤已定五嶽之稱禹主名山川又從而奠之下訖周秦悉不敢移豈有如武帝以衡山遠移南嶽之祀於灊霍山者乎或曰如子言周不會以岍爲西嶽岍何得有嶽名余曰職方河西曰雍州山鎮曰嶽山蚤已得嶽之名豈待周移嶽於此而後云爾乎漢旣移南嶽唐肅宗在鳳翔亦曾改汧陽吳山爲西嶽以祈靈助要皆後王事余最愛康成註大司樂四鎮五嶽取諸

職方九州之山而徧足少嫌其以嶽爲西嶽不以霍山爲中又嫌其宗伯註仍襲爾雅雜以嵩高自忘卻大司樂註殆由未善於讀崧高之詩也哉

按秀水徐善敬可爲人撰左傳地名訖問余成二年鞞之戰杜

註止云齊地穀梁傳則云鞞去國五百里恐非以下文有華不

注山山下有華泉證之鞞似去此不遠當屬今厯城縣地余曰

通典濟州平陰縣註云左傳齊晉戰鞞故城在縣東

括地志寰宇記同

蓋唐世鞞故城尙存故杜以爲據余意鞞在今平陰東北四五
十里其去華不注山亦一百三四十里朝而戰於鞞勝而逐之
一百三四十里之山下且三周焉晉人之餘勇真可賈哉齊奚
足云蓋古駟駕一車車僅三人御復得其法故取道致遠而氣
力有餘今人不明乎此徒以平陰屬兗州厯城屬濟南中隔長

清縣境如其遠豈能一日通作戰場茲所以見通典亦未知信與

按專門明經於地理有不若人君之言者浮於濟漯達於河是也穎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上句真亂道惟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敬宗對曰沅濟自溫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新唐書亦不通地理沅濟自溫入河作今自漯至溫而入河夫高宗灼知濟與漯斷則此至溫入河乃濟水非漯水明矣敬宗雖姦敢面欺以必不然之水道乎且其學素號博矣明屬宋景文亂竄不及其原對之文然敬宗之所可議者有二一是不正解禹貢經文以告君一是言伏地南出爲滎澤不深明乎濟水之

故余嘗案漢地理志河東郡垣縣沅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東郡東武陽縣禹貢漯水出東北至千乘入海

又按水經注河水自滎陽黎陽濮陽鄆城又東至東武陽漯水出焉又東北至臨邑有四瀆津東分濟亦曰沛水受河也又東北至高唐漯水注之又有南北二濟水皆自滎陽分河東北流至臨邑有四瀆津通于河合此二說補註於下曰大河水自滎陽分流爲濟又東北至武陽分流爲漯又東至臨邑復與濟通二水源流雖皆與大河相通然濟在河南漯在河北二水不能自通唐高宗云濟與漯斷是也禹貢所云蓋謂兗州之貢或浮於濟則自滎陽達河或浮于漯則自武陽達河二道皆達於河耳至旣東爲濟入於河非是潛伏地中乃穿河腹中行不至如

蔡傳入河穴地伏流絕河之說曾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有清流一道直貫之者此濟也故古文每言如河濟之不相亂余親見渭水至清以涇而濁濟水至清卻不以河而濁蓋水各有性濟之性則獨勁也故語云勁莫如濟曲莫如漢溢出南岸爲滎仍然至清自滎澤至定陶約四百四十里中有濟陽城今在長垣縣界者須行過此地而伏伏而旋出於陶丘之北禹貢九敘導水皆無出字獨至此下一出字豈無故明係伏而復見斷而復續或曰濟陽至陶丘百四十里而近此百四十里之間便有伏而復見之事與余曰括地志沅水出王屋山頂崖下石泉淙而不流深而不測既見而伏至濟源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此不過八十里耳見而伏伏而又見況將倍此之地乎後代祇緣王莽末濟瀆會枯不見有溢爲滎又烏知陶丘北

有濟復出之事哉紀載闕如惟許敬宗知之曰伏而出曹濮之間新書亦曰決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殆善會經旨新書又載其對高宗曰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余謂潛而出卽東出於陶丘北之註腳也合而分卽入於河溢爲滎之註腳也

又按胡肫明問滎字說文曰絕小水也何義余曰爾雅正絕流曰亂邢昺疏正直也孫炎所謂橫渡是也濟水截河南過爲滎故以絕字解滎至小水二字則有唐高宗許敬宗問答在高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敬宗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此可以爲其註腳矣

又按顧景范川瀆異同力詆三伏三見之說出近代俗儒漢唐

迄宋諸儒無主是說者余謂至溫入河自不得言一伏特再伏
再見耳又謂曰出者折旋之間因丘爲隱見耳濟初發源或有
伏見之分至截河而南之後未曾伏而復出經文固已明言之
曰浮於汶達於濟又曰浮於濟漯達於河豈有伏見不常而可
爲轉輸之道者哉殊可稱偉論然以愚斷之兗州貢道浮濟必
經陶丘卽青州貢浮汶者亦由壽張縣安民亭入濟一百五六
十里至陶丘北向所云浮於淮泗當作達於荷浮荷者亦由乘
氏縣入濟五十里至陶丘北皆至此而止然後舍舟登陸至濟
陽城西復登舟以至滎陽入於河此當日貢道也或曰果如是
則兗州貢道當如荆梁二州用逾字曰浮於濟復逾於濟達於
河不得直接以因水入水之達字矣余曰固有說荆之漢也洛
也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洛梁之沔

也渭也亦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渭
若兗州之濟本屬一水雖中少間阻無復異名故經文亦不屑
屑分疏之且不有浮於漯在連類而及之因從而省文者乎且
陶丘不過兩丘相重累耳形甚微非比高山巨嶺足以蔽虧濟
水致忽隱而忽見如顧氏解余謂縱能障蔽濟流經文當作東
出於陶丘南不當曰東出於陶丘北蓋出者明係伏地至此復
見之名也余是以篤信經文參諸古今之變一水直達者少著
其論如此

按顧氏肇域記左傳桓二年其弟以千畝之戰生杜註以爲西
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當以
趙世家註引括地志岳陽縣北九十里千畝原爲是余謂當
日千畝之戰或在岳陽或在介休誠不敢定但謂晉境不得至

介休則有辨晉世家叔虞封於唐方百里其子燮改曰晉曾孫成侯徙曲沃八世孫穆侯徙絳不言何代徙都翼昭侯元年封叔父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所都翼則徙翼當在昭侯前穆侯徙絳之後中間可知入春秋六年晉逆翼侯納諸鄂謂之鄂侯鄂索隱曰今在大夏大夏者吾鄉太原縣也又後十三年曲沃滅翼王立哀侯之弟緡于晉晉亦太原縣太原至翼城六百五十里中道必由介休當日盡屬晉方得兩侯分立肇域記非是余於是獨歎晉啟封百里建成侯時何啻五倍王綱不振兼國侵小不待入春秋而已然矣可不懼哉

又按周語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王弗聽此千畝乃周之藉田離鎬京應不甚遠末云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左傳繫此事絕有深意蓋自元年至今將四十載

天子既不躬耕百姓又不敢耕竟久成曷鹵不毛之地惟堪作戰場故王及戎戰于此因悟趙世家周宣王時伐戎及千畝戰奄父脫王正此地括地志以晉州岳陽縣北千畝原當之不應去鎬京如是其遠殆非也噫安得盡舉經傳子史註地理誤者一一釐正之哉

按寇有來路亦有去路其逐而出之也卽從其來路可必不引入我門庭之內別從一路以出者獬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鎬等三地名皆在雍州則太原地名亦卽在雍州近代說詩者指原州言然原州乃今固原州舊高平鎮後魏孝明帝正光五年置原州蓋取高平曰原爲名古此地未必以此名惟鄭註禹貢原隰底績云詩度其隰原卽此原隰其地在鹵近是要之高平曰原秦中地面以原名者至不可勝數今亦不能定指何地也

來歸自鎬劉向曰千金之鎬顏師古注非豐鎬之鎬至於太原
余亦謂雍州之太原必非周并州之太原也更有證者宣王既
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太原與詩同一地若是晉陽周已封
唐叔虞爲侯國天子豈得料其民乎仲山父諫不謂其少而大
料之是示以寡少諸侯避之其非屬甸侯之地可知既知國語
益知詩矣

按春秋正義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

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

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皆在冀州余亦謂晉入春秋前後四都相
去亦只在平陽府百五十里之內晉孝侯號翼侯翼故城在冀
城縣東南三十五里曲沃武公滅翼以一軍爲晉侯史記云始
都晉國晉國卽其始封之曲沃他日號稱宗邑者在今聞喜縣
東北去翼都約一百五十里子獻公九年城絳史記云獻公始

都絳絳卽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故晉城是余親歷其地遺址
宛然方悟從前說盡錯東去翼都約一百里也越七世至景公
十五年遷於新田在曲沃縣南二里正有汾水澮水西北去故
晉城僅五十里耳此四都者至今人民繁庶資產富饒西北諸
州邑莫有過焉豈非霸國之餘烈哉

按鄭康成言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
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據尙書中候春秋寶乾圖之文云
爾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
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
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齊桓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
余因思齊桓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
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

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善乎朱子有言禹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平得之矣

按上謂鑿空出新不若舊說之安者尤莫甚近日碣石入海之說陽信有劉世偉者註論曰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卽古之碣石爲河入海處夫事無所證當求之跡跡有不明當度之理以跡而論九河故道咸屬齊鬲津等三縣之界而碣石不當復在他境以理而論禹之治水行所無事齊地跨下濱海以禹之智不從此入而反轉遶千里之外乃自平州而入海耶況平州地形高此山旣在九河之下又巍然獨出于勃海之上爲碣石似無疑顧寧人賞其新東海公載入一統志中余曾正告之曰九河見兗州碣石則在冀州

皆禹貢明文未易可移果如世偉言當移碣石爲兗州之山矣古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其爲逆河之地者亦須長闊相等方外受海水之朝夕入內容河水之九派注今馬谷山之旁與上何處著此一片地耶果爾當刪禹貢同爲逆河四字以入于海接上又北播爲九河然後可東海公不覺笑余曰無論經聊以史證之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巡遼西貨殖傳夫燕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尙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邪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

按有碣石叢談

郭造卿著

者疏碣石山所在旣小誤復未盡余爲補正之曰前漢志右北平郡驪成縣有大碣石山後漢志遼西郡

臨渝縣有碣石山文穎漢書注碣石山在遼西繫縣魏收地形志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志盧龍縣有碣石山唐志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明一統志碣石山在昌黎縣西北二十里諸縣或省或改則今之盧龍撫寧昌黎及灤州界耳此山縣跨四地故班固曰大碣石山今人第因天橋柱屬諸昌黎隘矣又唐志營州柳城縣有東北鎮醫巫閭山祠又東有碣石山碣石凡有四海謂永平府之渤海也封禪書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渤海謂登萊兩府之渤海也蘇秦列傳說齊宣王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張守節正義曰渤海滄州也則指天津衛之海言朝鮮列傳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至王險王險城名非海之在遼東而何皆渤海也奈何有臣瓚者徒知漢以渤海名郡遂狹視渤海謂禹貢

河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徙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也若以太史公增禹貢原文一渤字爲誤不知非誤也正謂碣石邊之渤海也或曰亦別有證乎余曰莫妙于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屬尾沒於渤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於渤海碣石益復明顯是禹貢自碣石入海遷與固同出一口者也

又按一誤於臣瓚再誤於穎達三則余尙書古文疏證第二卷所論是亦不復削去惟就穎達疏有云安國傳同合爲一大河入于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於河而逆上也亦是誤認河從章武入海不得復至碣石謹據經文正之夾右碣石入於河

安國傳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於河逆上也則河入海順流而下亦卽在此處可知證一禹導山固以相視其源委脈絡實以治山旁諸水使皆入海而諸水河爲大河果至直沽入海則至于碣石四字爲衍文證二導河北播爲九尾合爲一不加至碣石字入於海者蒙上文也省文也安國傳所謂互相備也遽以無是三字而謂河入海不在碣石何異癡人說夢證三且碣石不能入河是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者僅夾碣石山畔須西上數百里而後達河經文何不見有西字以合荊州南河雍州西河之例乎蓋河口碣石斷無疑也後代言水道之可信者莫過酈道元一則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再則曰碣石山在臨渝縣南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余謂賈讓治河策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析底柱破碣石鑿卽破

也酈注有本如此今人不能取微乎此復舍神聖經文而弟指晚近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立說別解可也吾未見其可與論禹迹矣

按宋史河渠志元祐三年王存奏自古惟有導河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堤決修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回河詔書然亦不盡然者太史公不於禹貢北字下過降水之上增其文曰載之高地乎蓋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耳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又曰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杜佑曰西山則太行原文有恆山二字宜衍也余因悟河行平地易散慢無力惟一邊就西山踵趾以爲岸又一邊築土爲隄高數丈許載河以行方建瓴而下但折而向東北以至大陸復播爲九以

趨于勃碣賈讓策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正指此誰謂金隄非
禹作乎又誰謂河北有鯀隄而無禹隄乎宋李垂導河形勝書
推禹故道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之間上陽樂史謂卽枉入
山要東則大伾上陽西則太行與賈讓所奏無異治河者當識
此變處

按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揚州貢道由江順流入海由海逆
流入淮入泗是禹時江淮決不相通明矣其通之者在哀九年
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
至末口入淮以通糧道然亦是引江入淮與孟子排淮入江水
道尙相反隋開皇七年將伐陳韓擒虎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
漕大業元年以邗溝水道屈曲發民濬治自山陽至揚子入江
渠廣四十步孟子之言蓋至是始驗

按愚向謂有當請於朝早加刊正無疑誤後人者莫過王子有
其母死者之註註引陳氏

者卿字壽老臨海人著孟子紀蒙

曰王子所生之母

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誤亦有自來趙岐註孟子王之庶夫
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當岐同時康成亦註孟
子未知其解云何要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旣
葬除之康成註曰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
服不奪其恩也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君之所不服子亦不
敢服也蓋諸侯尊絕旁期已下何有於妾公子被厭不敢私服
其母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亦不過服大功其嚴如此晉胡
澹所生母喪嫡母尙存疑不得三年以問范宣宣答曰嫡母雖
貴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
屈降支子也說與鄭註合不知何緣孔穎達疏戴記多有厭適

母之說流傳至宋闌入集註朱子亦有取此遂成不刊之典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制子爲母雖父在庶子爲其母雖母在皆斬衰三年於序文中特言之何其甚也夫母在爲所生斬猶可言也父在爲所生並同不可言也始焉非所厭而云厭猶知有母也既焉竟無復有所厭是不知有父也冠履倒置至此極矣推其失集註實不能辭且公子爲其母練冠之下麻衣之上仍有一麻字蓋以麻爲經帶何竟遺去是不獨請早加刊正且加補正云爾

又按余旣緣孟子而斷曰母不厭子因徧檢儀禮禮記註疏又得五言曰祖不厭孫舅不厭婦姑不厭婦夫不厭妻女君不厭妾若此者亦可作經讀

又按鄭康成言服之降有四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余謂仍有以餘尊降如父卒服未降而遭母喪仍服期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止大功蓋一爲父之餘尊所厭一爲先君之餘尊耳又殤以年降是服之降有六也若此者亦可補入註疏

或問母不厭子姑不厭婦則吾旣聞命矣乃若宗子母在爲妻禪似仍有相厭之意特爲宗子妻尊夫爲妻伸禪耳余曰否此自爲同宗男女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補明一筆夫仍禪耳故朱子言喪服小記是解喪服傳孔穎達疏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果爾當云雖宗子爲妻禪不得有母在字面陳澧集說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禪矣說益非

又按期之喪有禪者二父在爲母爲妻是也三年之喪亦有不

禪者二臣爲君三年而后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禪是也或曰臣爲君僅二十五月輒除無復禪見通典鄭學之徒所云渠何從而知之乎余曰以喪服小記列當禪之喪有四曰爲父爲母爲妻爲長子孔疏復補出二禪曰妻爲夫爲慈母終不曰臣爲君故知之

或又問父在爲母期期之喪莫有重焉爲妻服與此同得毋甚與曰非甚也段成式酉陽雜俎解得致精一切傳註未及曰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者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使子夏復生聞之亦應首肯且不特削杖一也拜用稽顙二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也爲母期雖除猶申心喪三年爲妻禫已過夫必三年然後娶以達子之志種種皆同豈他旁親之期所敢並與

又按禮有六不厭而有二厭一日君厭臣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降其眾臣布帶繩屨是一曰父厭子父在爲母降至期父卒直伸三年之衰不伸斬是或問何不云夫厭妻余曰妻之言齊也體與夫敵不得厭之使無服或服爲之降當又得一言曰夫不厭妻以補註疏然則妻之不厭也貴也妾之不厭也賤也貴貴賤賤門內之治定矣

又按女子子爲曾祖父母祖父母是正尊雖出嫁亦不降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是旁親雖未嫁苟十五已後卽逆降父爲嫡子三年斬練而不去職者蓋崇禮殺情也父在爲母練周卻罷職居心喪三年則情伸而禮殺

按范甯言子夏傳旣云以支子繼大宗則義以暢矣不應復云適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矣余謂絕有二有

清儒學案卷三十一
三
天然而絕者有以後人而絕者苟天然而絕在大宗則爲之置後俾適適相承統領百世之族人若小宗則聽之不必復取他支子以後之蓋彼不過五世則遷耳此大宗小宗之別也何休曰小宗無後當絕斯言得之賈公彥曰適子不得後人無後亦當有立後之義斯言失之

按汪氏琬予與論禮服京師不合頗聞其盛氣旣而歸近且合刊正續類彙悉改而從我其中儀禮說二條有可喜者亟錄于此一日先王之制禮也在父黨則父之昆弟重而於父之姊妹恩殺矣故服諸父期服姑姊妹大功在母黨則母之姊妹重而於母之昆弟恩殺矣故服從母小功服舅總先王所以嚴內外別男女而遠嫌疑者也唐太宗謂加舅服使與姨母同太宗知禮孰不知禮二曰凡父黨之尊者由父推之皆父之屬也世父

叔父從祖祖父是也至父之姊妹則不可謂之父不可謂之父其可謂之母乎二者皆不可以名故聖人更名曰姑爾雅謂我姑者吾謂之姪蓋姑亦不敢以昆弟之子爲子也凡母黨之尊者由母推之則皆母之屬也從母是也至母之昆弟則不可謂之母不可謂之母其可謂之父乎二者皆不可以名故聖人更名曰舅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蓋舅亦不敢以姊妹之子爲子也此先王制名之微意也予謂爾雅僅有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一語若二語並列卽出子夏傳文汪氏小誤

按章子留書曰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姊妹曰姑舅母之次也姑父之次也婦人謂夫之父曰舅母曰姑舅父之次也姑母之次也白虎通亦云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余亦曰男子謂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姑蓋彼以我之父爲舅

我亦從而舅之懼其同於母黨也故別曰外舅彼以我之母爲姑我亦從而姑之懼其同於父黨也故別曰外姑女子謂母之兄弟曰舅謂夫之父亦曰舅謂父之姊妹曰姑謂夫之母亦曰姑蓋女子居然以父母視其夫矣女子以父母視其夫可以在室服父母之服服舅姑似猶不可

按三年之喪又有無禫者二一心喪一追服三年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見宋元嘉制追服三年無禫見梁天監二年何佟議按古者男子有五斬女子止一斬在室爲父出嫁爲夫當其爲夫且降父之服而爲期矣何有於舅失禮自唐貞元中始也今也男子除無爲長子之服臣爲君之服斬反有八蓋母加服斬自明孝慈錄始也母旣然於是承重之祖母所後之母皆然繼母慈母亦皆然合數之男子有八斬女子服母繼母與父同是

在室有三斬嫁服舅姑并及承重之祖舅祖姑所後之舅姑繼姑慈姑亦皆斬合數之女子有九斬焉何斬之多也蓋服制之變於是爲已極

按汪氏琬堯峯文鈔答或人論祥禫第二書曰昔漢儒有主二十七月者此據服間中月而禫之說也魏儒有主二十五月者此據三年間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之說也唐儒又有主三十六月者此據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三年而祥之說也譌尤不可勝言三年之喪天經地義所在古今來凡數大折衷爲鄭學之徒者一說王學之徒者一說杜君卿通典出復又一說直至宋英宗治平二年禮院奏曰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吉蓋失之也祖

宗朝據通典爲正而未經講求故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望仍遵用大哉斯奏真所謂羣言淆亂折諸聖者矣今漢儒主二十七月自指康成然服間無中月而禫之文閒傳有之當改作閒傳唐儒主三十六月當改作二十八月方合且所據乃閒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之文並非喪服四制汪氏云云唐無是人人無是說者也東海公聞而特過我曰唐實有主三十六月者子知之乎余曰知之新唐書王元感傳載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鳳閣舍人張柬之厯破其說曰云云當世謂東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此最作史者妙處蓋世遠言湮邪說易以誣民故不載元感原文者不足載也卻載他人之文於元感傳中以正元感也東海公曰善余復有感宋英宗治平

二年乙巳至孝宗乾道五年己丑凡一百五年朱文公居母祝令人憂輯家禮小祥用初忌大祥用第二忌日各短卻一月與二十五月而畢相乖中月而禫乃中空一月今空至二月方成二十七月重服減之輕服增之進退兩無所據不知世儒何緣獨譏王肅杜預以短喪黜其從祀也

或問律文夫凡承重妻並從夫服但爾時姑尙存自應服其舅或姑斬妻從之是一時而有二斬矣抑不從耶余曰禮有之有適子者無適孫則有適子婦者無適孫婦可知也仍服大功或曰婦人旣嫁從夫夫天也妻其敢二於天乎余曰夫服祖父母期妻則大功夫服本生父母期妻亦大功不從夫而服者多矣奚有於是

或問祖卒孫旣承重訖矣久之祖母卒孫又應承重但祖母其

所生者也承則無重之可言不承則己己名爲適孫將若何余曰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疏曰此一經論適孫也律文適孫祖在爲祖母承重止齊衰杖期亦指適孫非庶孫也竊以庶孫可立而爲適孫妾必不可以升爲妻仍服期汪氏琬有妾宜無服一篇或難妾之子而旣貴矣天子且許之馳封而家長獨不可援古而服總乎琬曰天子自貴其卿大夫之母家長自賤其妾律文之與勅也諧也是皆出於天子並行不悖者也或又難律文得毋有關與曰國家辯妻妾之分嚴適庶之閑其防微杜漸也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又何闕文之有

按里中劉氏之喪兄旣不拜弟有以嫂可拜其叔爲疑者余曰鄭康成有言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兄公今之大伯之稱大伯之尊於弟之妻猶嫂之尊於夫之弟雖

在流俗大伯猶於弟妻弗拜則嫂不宜拜夫之弟何疑故曰夫妻牀合也又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按喪服傳曰父在爲母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又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此三條者能日百徧誦之則褚無量所歎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者庶其有悟乎

按杜元凱謂漢氏承秦率天下爲天子終服三年是三年之喪在暴秦猶不廢也平帝崩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是三年之喪在賊莽猶能復也由前言之則漢文之罪大矣由後言之則晉武亦未盡善也

按古者喪期無數孔穎達疏云哀除則止无日月限數也說頗非不若其疏三年間引此句云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已三年余謂豈惟堯以前蓋自有天地卽有人類有人類卽有恩愛而喪紀緣之而興善乎荀卿言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此九字見前小戴綴于此戴輯入經又言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以來者也班固採入史兩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語致精按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孔安國傳雖晚出然多本於王肅解百姓爲百官蓋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內如舜及四岳九官等外如十二牧及十二州之諸侯孟子所謂舜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蓋百姓二字孟子原知有舜在內方作

此辯證不然果圻內之民孟子生于載下何從而知舜同諸侯爲堯持服也耶此卽以經解經

按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此卽舜居堯喪之實事註疏皆未之及

寧老云詩儀字凡十見皆音牛何反按相鼠詩儀與皮爲叶東山詩儀與綱叶湛露詩儀與椅離叶斯干詩儀與議罹叶若讀爲延知切似亦未爲不可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註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康成註曰爲其失事正也從來解文字皆如此而從來引此句多誤豈寧老亦未之免邪要當用詩書不諱耳

武王伐紂第二則云武王克商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

封武庚及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於宋焉蓋不以畔
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
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于周
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平王
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於商左傳哀二曰天之棄
商久矣僖二十二年傳曰利以伐姜不利于商哀九年傳吾是以知宋之得
爲商也按左傳哀二十四年孝惠娶於商此宗人釁夏對魯哀
公之言宋林氏註曰稱商不稱宋者避定公諱也此解絕沙寧
老獨未見耶僖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
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不曰棄宋而曰
棄商者此卽下文寡人雖亡國之餘之意亦卽一姓不再興之
說也今取以證宋得爲商竊恐寧老未識當時立言之意因思

僖二十一年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公子目夷曰小
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此處斷宜稱宋則彼處稱商正可意會
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
利以伐姜不利于商不曰伐齊與宋而變文言姜言商者取與
上文陽兵協韻毛詩古音考可此固古人文字之常只觀下文
伐齊則可敵宋不吉二語不用韻協便直稱齊宋本號則可見
矣第三則遷頑民於洛邑按寧老云頑民皆叛逆之徒也其與
乎畔而遷者皆商世臣大族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鮀所
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是以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
葵氏爲殷之庶民矣請問上文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
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
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一則曰宗氏再則曰

分族尙得謂非商之世臣大族乎豈同一氏族而分於康叔者獨爲民乎此不可解

日知錄豐熙僞尙書云其曰附後洪範一篇則所云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者必冠之以周書文義乃通按左傳屢引洪範皆目爲商書不曰周書說者謂爲此夫子未刪前之書名也今云必冠之以周書文義乃通亦不必然

寧人謂春秋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當周之盛朝觀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按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便知春秋一書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從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與成之古良史哉又左傳隱七年謂之禮經杜註曰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寧老謂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按桓十七年五月有夏

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長幼之字爲稱按春秋自莊十二年衛大夫己稱子石祁子是也大夫稱子莫先於此或曰何以見祁爲諡案鄧祁侯杜註祁諡也是也次則甯莊子見閔二年論語有卞莊子爲魯卞邑大夫又云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

文十五年按國語有孟文子卽左傳文伯也又先蔑之稱子亦當附見又云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襄七年按國語定王八年有叔

孫宣子卽左傳叔孫宣伯又先於豹稱子亦當附及又按叔孫豹於襄二年稱穆叔於襄七年稱穆子亦稱穆叔至此後則或稱穆叔或稱穆子不一又於襄七年稱昭伯於昭四年稱昭子一人之身倏字而倏子豈一人之身倏貴而倏賤乎竊以爲通稱又云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文十三年及閔元年書季子二年書高子皆春秋之特筆按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見文六年不待十三年又云

樂氏之稱子也自枝

傳二十八年

按左傳桓三年有樂共叔然國語

稱爲樂共子又先於樂氏之有貞子亦當附見又云范氏之稱

子也自會也

宣十二年

按范氏之稱子也亦自渥濁也並見十二年

又云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叔仲氏皆以伯叔字焉

不敢與三家並也按子叔氏有齊子即叔老有敬子即叔弓一

見襄十四年一見昭三年誰謂不敢與三家並乎又昭四年豎

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杜註昭子叔仲帶也昭十二年南蒯語

叔仲穆子且告之故杜註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第二則

又云君前不敢子也按文六年亦稱趙衰爲成季非對君言也

何解

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

君前臣名禮也孟子稱莊暴於齊宣王前

曰莊子誠所未解又云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

如云非不說子

之道衛君待子而爲政之類

按陳子禽謂子貢曰凡兩稱子猶曰亢子貢弟

子也若夫子之於季子然一稱子於季康子四稱子陳亢問於

伯魚亦稱子桀溺問於子路亦稱子子路問於丈人亦稱子豈

皆弟子之於師乎其說不可通矣或曰然則若何愚曰改皆字

爲多字庶乎其尙可耳又云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然

孟子於平陸大夫蚺鼃沈同留行之客畢戰陳相景春戴不勝

淳于髡告子慎子白圭宋句踐滕之或人俱稱之爲子豈皆弟

子乎至曹交者集註明謂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爲子其說尤不

可得而通矣

寧老云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無諡也而後字

之按外大夫無諡者而後書字請問齊隰朋諡成子見國語注

是隰朋固有諡矣何左傳止稱爲隰朋猶可解曰注也

注本再世本

請問鄭子產諡成子見國語是子產亦有諡矣何左傳止稱爲

子產公孫僑與子美猶可解曰此外傳也再請問鄭子產之子參字子思諡桓子是亦有諡矣何左傳不稱爲國桓子而必連其字曰桓子思問至此當無辭矣

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爲河內也按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杜註曰河外河南也亦一證也戰國策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註曰河外卽河南地不又一證邪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秦王欲與趙王會於西河外澠池註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則又一證矣又按戰國策黃歇說秦昭王曰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

舉河內註曰屬司隸正義云卽懷州也在河南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是古未嘗不專以懷州爲河內也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下註曰莽曰河內是莽已以懷爲河內不自今始

與徐勝力

政逮於大夫四世文子武子平子桓子魯文公薨君於是失國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政令於是乎成皆謂文子若武子始專國武子立襄五年耳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政將誰歸乎豈論語妄語耶而左氏忠於公室之言果足據邪蓋朱註之誤原於孔氏孔註之誤則以無處位置悼子故自桓子上數四世至武子止矣若知季氏中少一世種種皆合此註疏之言也

與宋旣庭

承示詩論八篇內及魯申公詩說此出近代僞書之尤者也漢書杜欽傳關雎爲歎康王之后臣瓚曰此魯詩谷永傳閨妻驕扇註以爲魯詩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也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成註記時尚未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劉向列女傳正同蓋向家世魯詩故今詩說關雎仍屬太姒燕燕仍莊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安在毛與三家絕異哉顯誤如此不待細攷

與陶紫司

承示鈍翁古今五服考異酌古佐今信爲不刊之典但序疑及儀禮處謂丈夫三十而娶爲之妻者乃有夫之姊之長殤之服不亦異乎疑姊字誤不知非誤也左氏傳國君十五而生子冠

而生子禮也然則古之冠昏固有不盡二十三十者矣以十五之前之人而有妻而適遭姊喪姊尙可爲中殤且不必至長也或曰諸侯絕旁期此降在總麻已無服而謂諸侯之夫人服之乎弟曰夫人雖無服而卻有服之理古五十命爲大夫不特無冠禮亦當無其昏禮今乃有大夫昏禮豈非世愈變而期已不若前乎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殤者亦聞有子也且年十六至十九方爲長殤女子十五許嫁字而笄之笄卽不爲殤是女子無長殤何儀禮言長殤者不一傳記紛如吾欲一以儀禮爲斷序又疑大夫絕總於其旁親皆然何獨爲貴臣貴妾總不知此義服也周禮王爲諸侯總衰天子且然而況大夫乎他若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只以儀禮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解之故妻喪亦可稱三年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

已降期不待大功今云云者殆又誤會中庸之文也案王爲諸侯總
衰鄭註爲弔服然既葬而除亦已服五月矣

又與陶紫司

適考得喪服傳大夫爲昆弟姑姊妹之長殤小功果五十始爵命安得有兄若姊之尙在十九以下與鄭註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此旣以見世有奇才盛德不必要至五十而卽有幼爲大夫者又以見已爲大夫則用士禮冠矣冠卽不爲殤不爲殤而後可以服他人之殤鄭註又云昆弟殤死或謂爲士者古四十強而仕則四十始爲士今士在殤中亦有未二十得爲士者冠也仕也服官政也皆不依常法周公固已爲變禮制此服矣若國語趙武冠見范文子冠時年十六七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元官氏特衰季之事以此難鈍翁鈍翁必不服固不若以

周公所制者還折之也

四與陶紫司

承間宗子爲其妻服果有異乎弟曰有異喪服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而已禫乃十五日而禫非二十七月而禫也宗婦死有爲之齊衰三月者未聞三年也凡喪稱三年皆再期之謂及二十五月之謂非真有三年也

又與徐勝力

近始從人假得註疏借書之難如此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疏謂悼子卒不書經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卽平子立也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註謂文子武子平子又孔子世家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足證鄙說之不誣誣不誣亦何足深計獨怪季孫行父身爲權

姦流毒累葉而享有忠公室無私積之僞名甚至明著聖經歷二千年爲傳註者莫能指以實之嗚呼何以誅姦諛於旣死哉

與江辰六

承面問鈍翁以長子筠卒以幼子穀詒爲之後名之曰權是說也於禮安乎否乎弟以鈍翁長於禮學而又身爲士夫不應當哀悼荒惑之餘任情黷禮若世俗人所爲者其亦必有所恃乎曷恃爾殆恃宋文鑑劉原父爲兄後一議乎及歸取其藁讀之果有與從弟論立後書載劉原父之議曰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取後者不得取兄弟常也旣已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變也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也春秋唯公羊家多異說姑勿論卽以其僖公元年傳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蓋僖公

於閔雖庶兄實北面爲臣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其服皆斬故傳稱臣子一例今鈍翁非諸侯也然猶可諉者曰有嬰齊大夫之例在然今之大夫非古之大夫也古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喪服傳君至尊也爲之斬故大夫尊得以降其親兄弟之服止大功後世此禮不行而劉炫駁牛弘降服之議曰古之仕者唯宗子一人由是先王重適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旨哉其由此推言之縱鈍翁無子猶不得以弟爲之後而況鈍翁之子筠不過一士庶人耳而敢援古大夫之例乎或又爲之解曰鈍翁固云權爾權爾竊以天下何事不可權而唯倫關父子事涉宗祧天經地義之所在有必不可以權爲辭者且公羊不嘗以權許祭仲之廢君乎君子深非之漢雋不疑亦嘗以衛軫拒父春

秋是之斷衛太子之獄雖一時君臣相顧嘉歎以爲經術之效而後世則罪其說之非善乎鈍翁嘗引蘇氏之言曰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然則斯議也其亦聖人之一端也已矣

又與傅青主

向在太原日先生曾以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公怒下問云古人既脫履復脫韞乎雖杜註古者見君解韞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按陳詳道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韞又謂梁天監閒尙書參議案禮跣韞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韞蓋方是時有不跣韞者故議者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韞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履以非坐故唯登坐

於燕飲始有跣爲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註見君解韞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韞耳

又考得漢哀帝祀中山王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韞係解此賜食也非燕飲比故韞尙存

七與陶紫司

又考得范甯穀梁傳註云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則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妙在據禮經以正他書不似鈍翁據他書以疑禮經此古今人學術迥別處又引譙周云三十而娶二十嫁者蓋嫁娶之限不得復過此云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已稱曰鰥女子二十未有嫁者周官卽許其於仲春月奔不爲止尤看得活潑孔子曰夫禮言其極耳豈必定以是期哉蓋十九而娶元官也

與徐電發

令宗兄勝力先生來談因及元儒黃澤趙汸之學黃曰經在致思而已趙曰何謂黃曰如禮有五不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衆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其非先王意已姑以此思之趙退而精思久之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註謂無所受命猶未失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以復於黃黃曰甚善以弟論之果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不與上文亂家子不娶註曰類不正相重乎禮止有四不娶耳烏得五先生曰然長子蓋女子長成者而當嫁而適遭父喪故曰喪父長子故曰無所受命此卽曾子問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壻弗取事耳弟不覺擊節遽起揖曰千年幽室爲子一燈

照破可不謂天啟其衷哉

九與陶紫司

甚矣檀弓之多誣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是爲魯昭公七年丙寅孔子甫十七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計此時尙孩幼安得有倚門而歌之事卽此以推則世傳孔子三世出妻以爲實本檀弓者非唯不足信抑且無所庸其辯焉矣

答萬公擇

前承下問古止再拜今四拜之禮起自何代弟學淺識劣茫然莫知一對退而竊思此實古今禮制之大者不可不考近少微得梗概先就古禮以對可乎按古再拜周官之衰讀爲捧卽拜報今之兩揖是也折腰而已非頭至地今四拜則頭叩地者四是

兩拜字雖同而義各別卽唐杜甫詩老病人扶再拜難韓愈釋言見今相國鄭公愈再拜謝亦止如今兩揖耳非連叩頭也或曰拜之數旣可得知矣稽首之數亦可得詳乎曰稽首止頭一至地而已無今所謂四拜八拜者觀禮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燕禮同再拜稽首頭一至地也升成拜升而至堂上復再拜稽首亦頭一至地惟左傳定四年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九頓首而坐卽跪也所以下文云秦師乃出杜註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據每章闕祇宜一頓首今遂三頓首蓋申包胥故重其禮以謝秦君若禮之正如襄四年歌鹿鳴之三三拜三拜乃三揖耳豈得至頓首而又凡九頓首者乎故曰此禮之至變也又按燕禮有公答拜有公答再拜答拜周官之奇音擗音鄭氏註一拜是也因思論語拜而受之今之一揖也再拜而送之今之兩揖

也或曰論語之所謂拜止指揖而言乎曰否拜下今拜乎上皆指再拜稽首言豈止揖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至論語揖所與立上如揖則皆今之拱手周官肅擗是也又按舜典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詩大雅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止言拜不言再者省文也何以徵之郊特牲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豈有至服之甚而不先再拜者乎尤當會於言外又按孟子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先言稽首後再拜再拜稽首而受先言再拜後稽首此何以別焉曰此從未經拈出者也拜而後稽首周官之吉拜是也稽首而後拜周官之凶拜是也吉拜拜之常故主於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不受又按朱子有跪坐拜說一篇其略曰儀禮禮記老子所言坐皆謂跪也然記有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則跪與坐又不同疑跪有危義兩膝著地伸腰及股

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少安者爲坐小雅不遑
啟居傳傳當作箋云啟跪也爾雅安爲安坐疏云安定之坐也夫以
啟對居而訓啟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
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因最賞
趙岐孟子註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
者客跪而言留孟子之言迨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於是命
之以安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煞不同而孟子文字止於前後
著兩坐字中間絕不敘客起立之狀而起立自見此文章家草
蛇灰線之法趙岐註則於勿敢見下先補一筆曰言而遂起退
欲去請絕也爲下文坐字張本漢註精妙至此宋儒不能及也
案郝仲輿亦云請勿復
敢見者起而告退之辭

與石企齊

漆園有云在曹縣者在曹州者二曹皆春秋之曹國宋景公滅
曹於魯哀公八年地故爲宋有故莊周亦宋之官也竊以史記
周嘗爲蒙漆園吏蒙當作宋則妙不可言註史記以漆園本屬
蒙邑不知一在歸德一在兗州相距頗遠也弟嘗要改古人原
文此等是也

又

監板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
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註疏遂亡鄉射禮脫
士鹿中翽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
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
以授尸坐取簠與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上
見日知錄因讀宋楊復儀禮圖未刻儀禮十七篇白文今監板

脫者皆全唯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作哭者止賓出五字亦不
是寧多毋刪此尤可笑者尊札竝當作并雖有竝并通用俗字
書不如廣韻古并與竝音義俱異

又

岐山既容不得七十里文王囿而漢唐靈囿靈臺現在今鄠縣
東所以王伯厚詩地理攷以文王之囿細註於三輔黃圖靈囿
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之下歎爲千確萬確者也想像二字弟
不甘受於傳有之兩見孟子皆實事不然孟子答以好事者爲
之也何如何如來札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秦虜公子卬東地
至河卽弟所引商君列傳魏日以削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
秦以和者也但弟素堅持辛巳徙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孟子至
梁三十六年丙戌惠王死襄王立矣襄王五年與秦河西地少

梁此自襄王事於惠王無涉不得如通鑑以襄五年作惠四十
一年也可查孟子生卒年月考一看更與弟辯願聞願聞至魏
地今年入於秦如兄所引蒲陽卽其一明年又屬魏後年又屬
秦此等事多不可言吾兩人一爲輸攻一爲墨守皆以孔孟爲
主朱子次之

又與秋谷

爾雅母之舅弟爲舅舅之名亦古但先舅二字不見古人有不
如用秦風我送舅氏日至渭陽稱曰舅氏顧寧人先生爲千確
萬當因攷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吾聞之先姑註夫之母曰姑
沒曰先姑又曰吾聞之先子註先子先舅季悼子也恰恰有先
舅二字是稱夫之父無加之母之舅弟者又爾雅姑舅在則曰
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愈加不得於母黨矣此等講貫實

實快絕然非吾兄難我亦不及窮析至此也

與劉紫函

前承下問昏禮用雁恩恩對未悉今考之不獨親迎爲然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請期曰親迎凡五禮皆用雁解者曰昏禮無問尊卑皆以雁爲摯者鄭康成云取其順陰陽往來者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爲陽婦爲陰今用雁者亦取婦人從夫之義是以昏禮用焉無取不再偶之說

與劉超宗

今日清晨方敢取達于滄長稟讀之首辯長箋三誤益信口老爲不刊之典不特此也泗受沫水東入淮長箋譌爲沛沛出遼東塞外西南入海于淮曷與哉他可知矣但云古以江淮河濟爲四瀆後易濟爲漢竊意江淮河漢是也乃孟子偶舉此四水

爲行地證非謂爲瀆唐人止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以河至漢日徙而東者也不聞濟爲河奪漢遂稱尊之說干祈詳示此何書唐高宗問許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注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邵文莊公曰江淮河濟四水獨源而專達于海故謂之瀆而他水不與焉非獨以其大也不然淮小且近亦瀆之何哉濟雖入河尋復出而之焉故亦瀆之然則三吳諸粵水亦有達海者焉曷爲不瀆不經中國不得列於川也

又

偶思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如笛而六孔豈徒執焉而無聲乎質諸家大人家人曰汝當博極羣書以釋斯惑因考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敔籥註云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

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註云內舞去籥惡其聲聞疏云吹籥而舞謂之文舞公羊傳籥者何籥舞也註云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小雅以籥不僭疏云以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又籥舞笙鼓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則所爲文舞小舞者有聲明矣書以爲助所關似非小也

又

連日百忙中又細讀虞書數過見舜典本爲堯典而一典兼敘堯舜事舜則分登庸在位兩截判然不亂承教云禹作司空往平水土豈待格文祖後耶愚謂何待言蔡傳自明平水土者錄其舊績兼百揆者勉其新功卽稷播穀契敷教皋陶明刑亦申命其舊職而已亦合孟子舜敷治一段非至此始爲是官也蔡傳精確者

已萬不可易況聖經乎死罪死罪記稱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夏字自誤若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又竟是大夏亦不誤此愚之所以欲博極羣書也既思干戚是武舞豈容揖遜而得天下者有之公羊說不可信不特公羊也鄭康成注禮記內則二十舞大夏曰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其說亦不可從晚好自破其說如此舞是樂之終則是辭之決杪杪敬受教矣

又

昨札去尙有考之未盡處今補上左傳見舞象箛南籥者疏曰樂之爲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又曰周禮舞雲門以祀天神云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氏注播之言被也是以舞爲主而被以音

聲又曰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則所云舞止有容當進一解矣又疏言象箭武舞南籥文舞皆文王之樂然則文王其獨兼文武乎此亦禮書未詳者當補之又龜山猶知回護千舞卽孔疏亦然獨孔傳不知蓋傳與經同出一手也知則不復犯矣近考得微仲乃啟之次子亦奇

又

細閱漢地理志泗水有二一出乘氏入淮一出卞縣入沛各自分路揚鑣未可混而爲一或班氏不能如水經分爲西東流誤合而爲一乎願先生更加詳核勿爲古人所眩此亦大關係也班氏自註頗畫然不糊塗必是誤認何如如汶水亦有二見水經見漢註泗得毋類是仁山謂泗上可以通荷下可以入淮非通淮也晚已撰一段辯之亦據水經云爾漢志泗入沛似誤乃

沛八泗說文所謂泗受沛水東入淮是也蔡傳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達河上源字確否恐誤與仁山同

又

前偶以僭禮一則奉詢未及詳語今敢不避狂瞽之罪而縷陳焉一尊札謂用牲於社常禮也用幣於社變禮也竊以爲用牲于社亦未必盡爲常禮何以言之周宣王當大旱之時作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又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又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集傳曰社祭土神也是宣王固嘗因旱災而用牲于社矣豈得盡謂爲常禮耶謂爲常禮者可通於王制而不可通於毛詩也一尊札謂唯康侯從千載之後斷爲鼓社竊以爲公羊傳及何休註公羊傳皆以鼓字屬社是連讀者不始於康侯也一尊札謂伐鼓也用牲也于社也于朝也

一時竝舉兩地偕作有不可以先後分者竊以爲以杜預爲不足信則已如以杜預爲足信杜預明云諸侯用幣於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所謂退而自責者正指諸侯親身而言若一時竝舉諸侯將置其身於社乎抑置其身於朝乎豈能化一身而爲二人乎若止置其身於社而朝廷之上雖鼓聲淵淵乃虛無諸侯之跡焉吾不知所謂自責者何等也此三則者實所不安于心若其他屬辭之精比事之切晚雖欲辯之亦烏從而辯之且唯有歎服唯有仰慕而已日來讀尙書至今文古文之別頗覺紫陽草廬諸大儒所疑的不可易安得階前一尺地跪而進其所得乎

又與劉超宗

所論變禮有二一昔無而今有者謂之變禮如用牲于日食是

也一對四時常祭而言者亦謂之變禮如日食之災異是也此雖變亦常剖析精微真堪羽翼經傳敢不心折心折但愚謂鼓字連讀不始于康侯公羊何休已先康侯爲之其語意原輕非敢謂公羊何休真勝于穀梁范甯也若以春秋大義論公羊之所得自不如穀梁穀梁又不如左氏左氏又不如本文程子所謂以經別傳之真僞此固晚之素心也豈待今日而始曉然哉又論鼓以助陽非以聲罪竊謂鼓以助陽者其一說也以聲罪者又一說也若謂非以聲罪則小子鳴鼓而攻之謂何且向來第二札謂天子以鼓責句龍以鼓責句龍非聲其罪乎不與其說自相背馳乎大抵著一書立一說必處處圓通不至有一毫隔礙而後可

附錄

先生生於明崇禎九年祖龍門參議酷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爲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

抗世駿撰傳

先生好學不倦博通經傳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遭母喪疏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者又一年父諭之十百不肯去其性惇篤如此

史傳錢林文獻徵

錄存

世宗在潛邸聞先生名延至賜坐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必稱善疾革請移就外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簀康熙四十三年卒年六十九世宗遣使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以諸生而受特達之知可

謂得稽古之榮矣

江藩漢學師承記

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尙書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補廩膳生十八年應博學鴻儒科試報罷顧亭林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定數條亭林虛心從之三十一
年客閩歸健菴延至京師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閩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合肥李相國天馥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後從健菴修一統志局中人輯其緒論一編曰閩氏碎金

杭世駿撰傳

陽曲傅青主博攷金石遺文問先生正經史之訛而補其亡闕始自何代何人先生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娑娑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爲牛象傳至梁

劉杳以證象骨飾尊說之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厯志竹曰琯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傳弘仁說臨淄水發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於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二十六年鍤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綰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青主歎服

同上

汪堯峯五服考異先生既糾其謬汪雖改正然護前轍謂人曰

豫凶事非禮也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禮乎先生應之曰宋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識者非之而汪斷斷未肯屈也徐健菴問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先生應之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汪無以應都下盛傳之汪望爲之頓減

同上

臧玉林氏鍵戶著述世無知者先生序其經義雜記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日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

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揮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禮記哀公問政子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論語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說文引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又曰推十合一爲士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烏旡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又曰栗之爲言續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又曰貉之爲言惡也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孟子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又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又曰洺水者洪水也又曰人者仁也聖賢之訓詁聲音之學何如哉呂氏春秋察傳篇子夏過衛

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至晉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聖門之校訂之學何如哉秦漢大儒精專斯業如毛公伏生董仲舒韓嬰司馬遷孔安國司馬相如揚雄劉向劉歆賈逵許慎馬融蔡邕鄭康成盧植服虔應劭等學有純駁行有邪正然並先儒之領袖後儒之模範也魏晉以來頗改師法易有王弼書有僞孔杜預之春秋范甯之穀梁論語何晏集解爾雅郭璞注皆昧於聲音詰訓疏於校讐者也疏於校讐則多脫文譌字而失聖人手定之本經昧於聲音詰訓則不識古人之語言文字而無以得聖人之真意若是則學者之大患也隋唐以來如劉焯劉炫陸德明孔穎達等皆好尙後儒不知古學於是爲義疏爲釋文皆不能全用漢人章句而經學有不明矣宋儒出而以心得者爲貴漢唐之說視之蔑如宋

元以來言北海則爲俗學言新安則爲聖學習尙久矣毘陵臧玉林先生隱德君子也深明兩漢之學旣通聲音詁訓又雅擅二劉揚子雲之長撰經義雜記三十卷皆有關經學大事餘則推性善戒惰逸辨譌謬補遺脫一字一句非不精確洵可爲首出之士矣

臧琳經義雜記

先生著尙書古文疏證旣成黃梨洲爲之序游淮南馮氏景見其書遂亦撰淮南子洪保攷古文尙書自敘云閻子倡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保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南以卒其業豈非大哉故亦號淮南子云最後錢塘孫氏志祖讀先生書又因疑孔傳卽王肅所僞作立論證之皆自先生發其端也

錢林文獻徵存錄

先生曰淮南子洪保馮子山公所著書名與閻子尙書古文疏

證辯論而作也其勢如傾山倒海而出卻可惜所憑據在逸周書穆天子傳又可惜在家語孔叢子僞本竹書紀年尤可惜則在魯詩世學世本毛詩古義耳眞繆種流傳不可救藥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向來以春秋純用周正毛詩純用夏正今考之殊不爾曰爲改歲非周之歲乎十月之交朔日辛卯非周之月乎維莫之春非周之時乎但不如不改者之多耳

潛邱劄記

趙秋谷曰先生非今之人蓋古之學者也其於書無所不讀又皆精晰而默識之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密若織紉者之絲縷織縞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

趙執信撰墓志銘

杭大宗曰若璩學長於考證辨覈一書至檢數書相證侍側者

頭目皆眩而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晰反覆窮思饑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解必得其解而後止自言有志之士務在盡己所受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
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學先後輩名流咸以文學相質
詳細條答雖熟記之書必檢示出處或閱他書可以印證者輒
復手錄示之或數年後猶時時劄記馳書告之一日在徐邸夜
飲公云今日直起居注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
有出處思之不可得若璩言宋陳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
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
不知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
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州俘禽五千帝
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

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
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
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好罵詞科五
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彊記李天生謂其杜撰
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峯文鈔掇擊不遺餘力則有夙
嫌也生平所服膺者三曰錢受之曰黃太沖曰顧寧人然於錢
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曰太沖之徒麤待訪錄指其
訛繆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日知錄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
可謂極學士之精能非鴻儒之雅度也

杭世駿
撰傳

全謝山曰閻徵君所著書最得意者古文尙書疏證也其次則
四書釋地徵君稽古甚勤何義門學士推之然未能洗去學究
氣爲可惜使人不能無陋儒之歎蓋限於天也

鮑埏
亭集

戴東原曰百詩讀書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

段玉裁戴氏年譜

李越縵曰潛邱札記爲百詩之孫學林所編四庫書目所謂雜糅無法者然搜香較備百詩窮力於古論辨精實而識力未高壓於宋元俗儒之說甚至以詩序爲不足信以爾雅爲不必讀故全謝山以陋儒目之其所著書自當以四書釋地爲最故此書所論地理亦多確覈

越縵堂日記

潛邱家學

閻先生詠

閻詠初名詒樸字梓勤一字元木號復申潛邱長子康熙己丑進士官中書舍人潛邱作孟子生卒年月攷先生十歲前對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潛邱謂爲又一切證嘗有人自謂精通小學問先生曰少陵詩賓客減應劉應爲人姓

當讀作平聲何新城公作仄聲用先生不能對歸質潛邱潛邱曰皆可用也此字正爲左傳國語應爲武王之子所封之國陸氏宋氏無音故黃公紹韻會於蒸部應字曰人姓陰時夫韻府於徑部應字曰人姓非平仄兩用之證乎亦猶吾鄉之枚乘漢書無音故子美作仄聲枚乘文章古是也伍子胥之員讀作運亦讀作云故陸魯望詩賴得伍員騷思少未聞以令公四俊之謠而病其不識字也徐自笑曰吾作新城公桓譚得否先生有與阮亭書曰詠髮未燥時讀昌黎復上宰相書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又論薦侯喜狀云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過於大賢乃可貴耳論者以爲昌黎一生之根器如此然人雖負一能一技莫不有翹然自異之心自異而人不異之則廢然沮苟以異見賞有不躍躍欲動者乎況文章心術所寓

場屋進取之關而適出當代大賢之門下雖不遇猶遇也且或有榮於遇者暇與家父述之家父亦有盧公知汝汝可不恨之

喜先生蓋出王阮亭之門有學行為賢豪引重所著有左汾近

豪參史傳 帶經堂詩話左汾近豪

潛邱弟子

邱先生同

邱回字邇求江蘇山陽人年少好學從潛邱游講求經義應宏博之徵年近七旬試卷塗抹過多置劣等歸以詩自娛為潛邱刻釋地續潛邱題珠嚴吟卷詩其二起句云從兄年長七腹笥富便便自註謂邇求

參宋犇序詞科掌錄 潛邱劄記

萬先生經別見鄞縣二萬學案

潛邱交游

顧先生炎武

別為亭林學案

黃先生宗義

別為南雷學案

李先生因篤

別見亭林學案

傅先生山

別見亭林學案

毛先生奇齡

別為西河學案

張先生昭

別見亭林學案

姜先生宸英

別見望溪學案

汪先生琬

別見亭林學案

李先生塏

別為恕谷學案

臧先生琳

別為玉林學案

朱先生彝尊

別為竹垞學案

惠先生周惕

別為研谿學案

吳先生任臣

別見亭林學案

顧先生祖禹

別爲宛溪學案

胡先生渭

別爲東樵學案

黃先生儀

別見宛溪學案

萬先生斯選

別見南雷學案

何先生焯

別見安溪學案

徐先生嘉炎

徐嘉炎字勝力秀水人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儒授檢討歷官內閣學士先生強記絕人九經諸史均能成誦潛邱善爭見先生每折服之先生在史館中著作迥異恆人二十年王師收滇黔羣臣皆獻頌先生亦仿鐃歌鼓吹曲自聖人出至文德舞因事立名凡二十四章二十四年元夕聖祖於南海大放燈火

使臣民縱觀又作紅門花火記皆稱旨嘗侍直上命背誦咸有

一德全篇不失一字至厥德靡常數語則斂容奏曰臣不敢誦

上爲嗟異又問宋元祐三黨諸人是非先生數諸人姓名始末

及先儒論斷優劣語甚詳特賜御書臨蘇軾詩一卷後以疾告

歸著有抱經齋集二十卷

參史傳

李先生鎧

李鎧字公凱江蘇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官奉天蓋平知縣康

熙己未召試博學鴻儒授編修累官內閣學士先生少孤力學

於書無不窺至老益勤著有史斷讀書雜述王貽上稱其爲有

本之學又有恪素堂集

參史傳

馮先生景

馮景字山公一字少渠錢塘人國子監生於學無所不窺而說

經之文尤邃其言曰歐陽子曰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
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純則充充則實充實則發於文輝光
施於事果毅曾駿潛邱四書釋地中十事論漢如淳解三族之
繆吳徵士農祥稱爲有益世道之言康熙閒游京師項侍郎景
襄金侍郎鼎皆遣子弟從受學會營宮室求枅木有請以他木
易國子監彝倫堂梁者先生上書魏尙書象樞極陳不可事得
寢由是京師咸知有馮太學生歸館淮安邱洗馬象隨家垂十
年復北游一試京兆報罷遂絕意仕進歿年六十有四著述頗
富多散失有幸草十二卷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四卷今存者
解春集

參史傳 杭世駿撰傳

姚先生際恆

姚際恆字立方號首源休寧人仁和諸生少折節讀書泛濫百

氏既而盡棄詞章之學專事於經年五十日向平婚嫁畢而游
五嶽余婚嫁畢而注九經遂屏絕人事閱十四年而書成名曰
九經通論時潛邱力辨晚出古文之僞先生持論多不謀而合
潛邱撰尙書古文疏證屢引其說以自堅而毛西河篤信古文
作冤詞與潛邱詰難西河故善先生以其同於潛邱也則又數
與爭論先生守所見迄不爲下先生又著庸言錄雜論經史理
學諸子末附古今僞書考持論雖過嚴而足以破惑學者稱之

參張穆撰閭潛邱年譜

潛邱從游

劉先生永禎

劉永禎字紫涵江蘇山陽人康熙丁卯拔貢候選學正趙秋谷
至山陽多主其家館山集劉君墓表云從其婦翁閻若璩共考

據遂周知古今潛邱與先生詩凡四首有句云古文疏證畢端
望作宏巡方望溪作王崑繩傳云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
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禎而已望溪又爲先生作墓志參張
穆撰閻潛邱年譜

戴先生晟

戴晟字西洮又字晦夫江蘇山陽人潛邱爲易其字曰唐器易
其齋曰寤硯康熙中諸生師事黃梨洲歸而廣購異書研窮經
史有異義輒就質於潛邱辨難往復多得其指歸參潛邱劄記
淮安府志
潛邱私淑

宋先生鑒

宋鑒字元衡號半塘安邑人乾隆戊辰進士選授浙江常山縣
知縣調補鄞縣在任七年以廉能擢廣東南雄府通判歷署連

州知州澳門同知及潮陽縣事所至有政聲士民爲立生祠頌
遺愛焉以親老乞養歸囊無長物惟攜書數千卷而已先生生
而穎悟善讀書湛深經術嘗以潛邱所著古文尙書疏證文詞
曼衍而文不爾雅因重輯爲尙書考辨四卷尤精小學謂經義
不明由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矣說
文解字乃小學之祖也取而疏之治經者其有所津逮乎迺採
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爲說文解字疏而以附
借備三門增益之詳瞻博辨甚有條理他所著有易見尙書集
鈔漢書地理考及詩文集子葆淳字帥初號芝山乾隆癸卯舉
人官隰州學正後改國子監助教學問淹通究心金石於隸書
行楷山水皆入能品能傳其家學參史傳漢
學師承記

清儒學案卷三十九終



